

朱熹年譜



年譜叢刊

朱熹年譜

〔清〕王懋竑撰
何忠禮點校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朱熹年譜/(清)王懋竑撰;何忠禮點校.-北京:中華書局,1998

(年譜叢刊)

ISBN 7-101-01576-X

I.朱… II.①王… ②何… III.朱熹-年譜
IV.B244.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98)第 08452 號

責任編輯:王景桐

年譜叢刊

朱熹年譜

[清]王懋竑 撰

何忠禮 點校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8³/4 印張·2 插頁·324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-3000 冊 定價:24.00 元

ISBN 7-101-01576-X/Z·141



朱熹遺像

右像乃文公六十歲自寫真也。家廟遺破，數罹兵火，後之重鑄，皆失其舊。此家藏墨刻，祀奉年久，威儀整肅，體備中飭，與各祠院塑像毫釐千里。茲謹依元本鈎摹，鏤梓於卷端，俾海內名宿景仰尊崇，儼然見文公當年之氣象云。十六代裔孫玉百拜識。

錄自朱子文集大全
類編卷一自題畫像

點校說明

一

朱熹（一一三〇——一二〇〇）字元晦，一字仲晦，別號晦庵、晦翁、雲谷老人、滄洲病叟、遜翁等，徽州婺源（今屬江西）人。高宗建炎四年（一一三〇），生於南劍州尤溪。紹興十三年（一一四三），父朱松病重，命熹從學籍溪胡憲、白水劉勉之、屏山劉子翬三人。後勉之以女妻熹。勉之、子翬相繼謝世，熹事憲最久。紹興十八年，登進士第，歷官同安主簿、知南康軍、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、知漳州、知潭州、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等。自入官到去世，凡五十年，歷事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寧宗四朝，仕於外者僅九考，立於朝者四十日（二），其餘四十年，大都請祠居家，過着講學和著書的生活。

儘管朱熹在仕途上不甚得志，但對地方治蹟頗有建樹。他為官清廉、剛直，身體力行孔孟「仁政」學說。所到之處，興學校、修荒政、抑豪強、案劾貪污官員，雖屢遭挫折而不屈。在教育上，朱熹是繼孔孟以後中國封建社會最大的教育家。他先後恢復了白鹿洞、嶽麓等書院，創辦了寒泉、竹林等精舍，廣收門徒，悉心傳授，有姓名可考的弟子就有四百餘人。通過講學授徒，在學術界、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。

在思想上，朱熹是封建社會後期最重要的理論家。他讀書勤奮，知識淵博，著述極為豐富。他的著作和學說，繼承並發展了程顥、程頤的思想，成為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。

朱熹晚年，權臣韓侂胄為了打擊政敵——丞相趙汝愚（理學的積極支持者），把理學斥為偽學，將尊奉者指為逆黨，或彈劾，或貶黜流放，是稱「慶元黨禁」。朱熹罷官後，在家繼續著書授徒，精神上頗為憂鬱。寧宗慶元六年（一一〇〇）三月，卒於建陽考亭寓所，終年七十一歲。

韓侂胄被殺，史彌遠執政，理學復盛。嘉定二年十二月（一二二〇年初），賜熹謚曰文，故後人稱為朱文公。

程朱理學的核心是要人們「去人欲，存天理」，完全遵守三綱五常的規範，成為束縛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，所以深受歷代封建統治者的賞識。理宗時，追贈朱熹太師，追封信國公，改徽國公，又配祀學宮。朱熹註釋的四書等經學著作，由於理宗的推崇，被定為儒學的必讀課本。

自元以降，朱學進而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、讀書做官的敲門磚。於是，朱熹的學說更加盛行，朱熹的地位越來越高，他不僅被弟子們尊崇為「萬世師表」，也被後人公認為是一位地位僅次於孔孟的大儒。朱熹在我國政治史、思想史、學術史和教育史上，仍然是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。

朱熹歿後的七百餘年間，替他作年譜者很多。在謝巍先生編撰的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中，著錄的各類朱熹年譜就有五十七種。實際上，散佚或缺載的本子一定還有不少。

門生、後儒及裔孫所以競相編纂朱熹年譜，除了他在思想界的傳統地位和對後世有着巨大影響這

一主要原因外，也與長期以來的朱、陸兩派之爭密切相關。

在宋代理學中，以朱熹為代表的朱學和以陸九淵為代表的陸學，早在朱、陸生前已形同水火。爾後，朱、陸之徒各尊所聞，轉相詆詬，以爭勝負。入明，朱學地位雖已不可動搖，然陸學在吸取了朱學「篤實的工夫」和糾正了自身「談空說妙」的弊病後，也獲得了生機。在這種形勢下，陸學人物便竭力鼓吹朱、陸早異晚同之說，企圖用「引朱以合陸」的手法，達到抑朱捧陸、平分學術地位之目的。陸學大師王守仁（陽明）還親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，以為印證。對此，朱學人物奮起衛道，紛紛著書進行反駁。這場論戰在朱熹年譜中也得到反映：「前者借編年譜之機，對朱熹言行或顛倒歲月先後，或「悉以法削之」，以替朱、陸早異晚同說張目。這類年譜，當推嘉靖三十一年（一五五二）李默所修之紫陽文公先生年譜為最有名。後者亦通過修纂年譜，揭露陸學人物之「矯誣」、「穿鑿」，力辨朱、陸學說之異。明中葉以後所改編的朱熹年譜，很多帶有此種論戰性質，這就是為何越至明、清，朱熹年譜本子越多的一個重要原因。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朱熹年譜，是門人李方子編纂、魏了翁作序的紫陽年譜三卷。李方子，宋史有傳，不言其作過朱熹年譜。從魏序稱熹為「朱文公先生」推測，該年譜大約成於寧宗嘉定二年之後。

據明正德元年（一五〇六）戴銑的朱子實紀自序云：「此果齋李氏之書，屢經鈐補，頗涉淆舛，……竊因其舊而修之。」凡例又云：「果齋李氏著紫陽年譜三卷，原本不傳久矣。宣德間婺源刻本頗有疏脫，……訛者正之，略者詳之，……間有引證及附鄙見一二，皆稱按以別之。」可見以李方子署名的本子，至遲在明正德間尚流傳於世，不過「屢經鈐補」，已非原本久矣。大約又經歷了半個世紀左右，當李默改編

年譜時，李方子本因鈔補過多，競相增益，終於逐漸失去其原來面貌而變得不能辨認。只有魏序不可改動，遂得以保存至今。

當然，南宋後期還有其他多種本子的朱熹年譜，如朱熹的三傳弟子王柏在文公繫年要錄自序中言：「舊有年譜，門人各以意哀集，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略於講學，備其著述者或缺於事實，殊恨未周。」〔二〕可是，今天除蔡沈本、王柏本和袁仲晦本外，其餘已一無所知，即便蔡、王、袁三種本子，它們對後世有多少影響亦無從查考。

元人編纂朱熹年譜恐怕不多，流傳於世的只有都璋的宋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年譜節略一卷，該年譜因收入元至順壬申刊本朱子大同集中而被保存下來。都璋本雖係目前我們能夠見到的最早的朱熹年譜，但全文僅數千字，過於疏略。另外，脫脫編有朱子年譜外說，據說在日本有刊本。

入明以後，朱熹年譜大盛。由於李方子為朱熹之高足，魏了翁乃南宋大儒，紫陽年譜對當時的影響，肯定不是其他本子可以比擬的。所以，明代洪武、宣德、景泰、正德間的許多本子，基本上都從紫陽年譜那裏脫胎而來，直至後來清人的本子，也或多或少與它有着某種淵源關係。

近人容肇祖在其所撰記正德本朱子實紀並說朱子年譜的本子一文中〔三〕，對朱熹年譜本子作過較詳細的考證，末尾還附有朱子年譜本子源流表。現將此表作適當修改，列其重要者，作為本書附錄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傳世的朱熹年譜雖多，編纂體例、繁簡程度也不盡一致，有些本子還增入諸如褒崇題贊、世系源流、道學淵源之類的材料，然就其基本內容論，仍是大同小異。這次我們收入年譜叢刊的本子，是清人王懋竑訂的朱子年譜及考異。

王懋竑（一六六八——一七四一），字予中（四），號白田，江蘇寶應縣人。以邃於經術著稱，尤精研朱熹學說，「時有小朱子之目」（五）。康熙五十七年（一七一八）登進士第，年已五十二。乞就教職，補安慶府學教授。雍正元年（一七二三），改翰林院編修，在上書房行走。二年後，以母憂去官。服闋復職，旋以老病乞歸。杜門著書，越十六年病故。清史稿有傳。

王懋竑素多病，性恬淡，少嘗謂友人曰：「老屋三間，破書萬卷，平生志願足矣。」（六）享年雖七十有四，仕宦僅歷八載，其餘時間都在家以讀書著述自遣。所著除朱熹年譜及考異外，尚有白田雜著八卷、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。又據其子云，另有續集、別集、朱子文集注、朱子語類注、讀史記疑、偶閱雜鈔等稿本，惜未見刊行（七）。

年譜一書早在作者未第時即着手纂訂，成進士後，暇時仍著述不輟，積二十餘年，凡四易稿，直至臨終前數日，方釐正成書，然猶有六年論學切要語未及脫稿。可以說，他把半生精力、大部心血都用於此書了。

清初，陽明之學頗為流行，李默本年譜亦有相當影響。朱學人物認為，默乃陽明門人，其所定年譜，「多刪改原編，與晚年定論、道一編暗合，陽為表章，而陰移其宗旨，後之人不辨其真偽而尊信之，其為害滋甚」(一)。生平以朱學為依歸的王懋竑，「心甚憂之」，因全力訂成是書，目的在辨別為學次序，力闢李本年譜之謬，以攻陽明「晚年定論」之說。

此書雖係衛道之作，但與別本年譜相比，却有許多長處。

首先，取材審慎，疑則存疑，貫徹了實事求是的態度。當時行世的朱熹年譜，主要有嘉靖李默本、康熙洪嘉植（去蕪）本、朱氏新閩本和鄭琢其本。王懋竑不滿李本，又認為洪本收載較繁，增損未當，而新閩本尤疏略。他一面「矯革」李本「肆意妄改」處，但也不是一概予以排斥，故仍以李、洪兩本為主，並適當參考閩、鄭本。對某些溢美諛辭和荒誕不經之說，無論出自何本，皆能刪去或予以正。如洪、閩兩本有「婺源南街故宅有古井，……是歲井中紫氣如雲，三日而文公生」一條，王懋竑指出：「建炎四年，正干戈擾攘之時，尤溪距婺源甚遠，即故宅有紫氣，焉得知之？且曰三日而文公生，其為附會無疑也，今從李本刪去。」(二)對各本記載不一和雖有懷疑而尚缺確證的材料，則兩存其說或附見於考異之中，決不以己意妄刪。

其次，鈎稽群籍，廣徵博引，使年譜記事更有據依。是書徵引的各家文集、經說、史書、雜著、語類不下數十種，尤證之以朱熹文集和門人黃榦所撰行狀，使朱熹的生平履歷、為學次第、道學事功，皆班班可考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穿鑿和因循的弊病。如朱熹受學於延平李侗的時間，李、洪本都作二十四歲，

懋竑據行狀、趙師夏跋和朱熹書信、詩文中的記載，確定在二十九歲。又洪本言朱熹作太極說，懋竑曰：「朱子文集、語類無及此者。南軒有太極說，嘗刊於高安，朱子與書，謂其未安，須且收藏，以俟考訂。豈此南軒作，而誤入朱子集邪？」^{〔二〕}遂據李本刪去。這些刪改，是可以服人的。

復次，貫注了作者畢生研究朱學的成果，無論對朱熹年譜、文集或本傳都有是正。懋竑學問篤實，長於考證，而於朱熹文集、語類用力尤勤。如年譜所附之周易本義九圖論、家禮考等，皆反覆研索，參互比較，周密而詳盡地論證了周易本義所附九圖、筮儀及家禮一書，決非朱熹之作，實為宋元以來諸儒所未發。此外，對訂正文集編次的錯亂，糾正宋史本傳的舛誤方面，也都有重要貢獻。

因而，此書對於研究朱熹的生平，特別是他的學術思想，提供了比較系統、全面而確鑿的材料，富有參考價值。

此書的不足之處，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，「於學問特詳，於政事頗略」，與年譜體例有所未合。此外，個別地方不免也有失考慮。但總的來說，較其他本子為優。

此書的初刻本是乾隆十七年白田草堂本，包括年譜四卷、考異四卷、附錄二卷。在流傳過程中又產生了多種不同版本，主要有乾隆二十四年吳邑喬氏刊本、四庫全書本、粵雅堂叢書本、長沙唐氏刊本、吳閻應氏刊本、崇文書局本、浙江書局補刊本、武昌書局本以及叢書集成本等。這些版本，除武昌書局本另附校勘記三卷、存疑一卷外，其他各本文、考異和附錄的卷數、內容皆同初刻本。

這次點校，以白田草堂初刻本為工作底本，參校了其他各本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、朱子語類、南

軒集、東萊集、象山集、陳亮集、文獻通考、學蔀通辨、四書等多種文集和史冊。除校勘記外，凡遇明顯的衍文錯訛，用（）標出，補改文字用〔〕標出，不另出校勘記。

白田草堂初刻本無例義和年譜目錄，今據浙江書局補刊本增入例義，為不致繁冗，年譜目錄部分僅增入了後面的兩篇附識。

書後附錄了有關朱熹的傳記資料、師承關係、著作目錄及各種題跋等，以供參考。

限於學識，在整理中不免有錯誤和疏略之處，敬請讀者教正。

本書在點校過程中承我的老師——杭州大學宋史研究室主任徐規教授審閱、指正，謹誌謝忱。

何忠禮

一九八六年二月完稿

一九九六年十月修訂

注

〔一〕黃勉齋先生文集卷八朱先生行狀。

〔二〕見朱子文集大全類編年譜前序。

〔三〕載燕京學報一九三五年第十八期。

〔四〕清史稿王懋竑傳作「字子中」，誤。

〔五〕清雷鉉：白田草堂存稿序。

〔六〕清史稿王懋竑傳。

〔七〕詳見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四先考王公府君行狀。

〔八〕本書朱子年譜序。

〔九〕本書考異卷一。

〔一〇〕本書考異卷二。

朱子年譜序

自洙泗徂而群言亂，有宋朱子集濂洛之大成，以上溯孔孟，於是道之晦者復明，如日再中矣。

明中葉以降，異論復起，或踵宋僧宗杲故智，取朱子門人所記早歲未定之言與己意近似者，易置先後，以愚誑後人。其說之是非，有目共見，摘瑕而攻者，亦不乏人。顧晚近學者，深造之力既百不逮古人，又急人知而名，喜其說之便於放言高論，每明知其痴而嗜之，以致真偽之辯，垂五百餘年未定。甚有平日服習於朱子之道者，激於草廬吳氏調停之說，乃亦截取語錄所述早歲未定之言，附會於離問學而尊德性者，汲汲辯言，謂「吾朱子何嘗不足於是」？以為庶幾可以競勝於非朱子之徒，而不知適為惑世誣民者助之薪而張其燄，使存心致知力行朱子尊道之全功由此益晦。是矛盾起於門牆，而朱紫之淆將與為終古，則識者所深憂也。

白田先生讀朱子書數十年，於朱子之學既講明而私淑之，其所得之精微，見於文集中與友人辯論諸書。又以明李默古冲所定朱子年譜，多刪改原編，與晚年定論、道一編暗合，陽為表章，而陰移其宗旨，後之人不辨其偽而尊信之，其為害滋甚。乃取朱子文集、語類，條析而精研之，更博求所述諸儒之緒論、

師友之淵源，與夫同志諸子爭鳴各家之撰著，曲暢旁通，折衷於勉齋黃氏所作朱子行狀，以正年月之後先、旨歸之同異，訂為年譜四卷。其間辯論之迹，考據所由，別為考異四卷。又以朱子自序中和舊說，謂讀程子書，渙然冰釋自乾道己丑之春，復取己丑以後論學切要之語，分年編次，為附錄二卷。然後朱子生平，自早歲從師講學，中間博訪友朋，歸而反復遺編，卒得大學、中庸聖賢授受心法，晚與門弟子究悉精蘊，辯超悟之詣、功利之習之非，以垂一脈真傳。其為學誨人，本末次第，瞭如指掌，俾有志於朱子之學者，如就山川道里圖考而數計歸程，不致臨歧望洋，為異說所迷眩。其有裨於聖道，良非淺鮮，豈特於朱子有功已哉！

先生之為是書也，未嘗輕以示人，歿後十年，先生子箴傳乃出以授梓，而屬安國為之序。國惟古人之書，蓋皆不得已而後作，其憂在百世。其成之也，必本諸闡然為己，毋自欺之一心，故其序述聖賢，悉如其本旨，不敢以私意穿鑿，驅前言而就我；其有所論撰，又必體驗之後得之真知，不敢據恍惚之見，妄託高深，奪學者之心志而迷所向往。下此，則微特炫其詭異，盜名一時者，不足語於聖人之道。即閉門獨造，窮極幽險，以冀後世之有述，顧立心之始，已不能毫釐無差，及其流失，豈獲免千里之謬？

先生學朱子之學，自處閨門里巷，一言一行，以至平生出處大節，舉無愧于典型。其成是書，固深懼朱子之學不明，即孔孟之道不著，求年譜原本不可得，不得已筆削偽本，以反其朔；而窮年考訂，歿而後出，其斤致慎又如此。

末學淺薄，望先哲之門牆而不知所從人，愧無以發明是書，啟斯人之信從。故原古人著述之成法，

告天下學者，讀先生是書，庶幾知所別擇云爾。

時乾隆壬申秋季中浣，高郵宗後學安國謹序。

朱子年譜原序

天生斯民，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，以任先覺之責。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，必並生錯出，交修互發，然後道章而化成。是故有堯、舜，則有禹、皋陶；有湯、文，則有伊尹、萊朱、太公望、散宜生，各當其世，觀其會通，以盡其所當為之分。然後天衷以位，人極以立，萬世之標準以定，雖氣數詘信之不齊，而天之愛人，閱千古如一日也。

自比閭節授之法壞，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，君師之枋，移於孔子，則又有冉、閔、顏、曾群弟子，左右羽翼之。微言大義，天開日揭，萬物咸睹。自孔子沒，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，於是子思、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，著嫌辯似，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敝。嗚呼！是不曰「天之所命而誰實為之」！

秦漢以來，諸儒生於籍去書焚，師異指殊之後，不惟孔道晦蝕，孟氏之說亦鮮知之。千數百年間，何可謂無人？則往往孤立寡儔，倡焉莫之和也，絕焉莫之續也。

乃至國朝之盛，南自湖湘，北至河洛，西極關輔，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，而大儒輩出，聲應氣求，若合符節。曰極，曰誠，曰仁，曰道，曰忠，曰恕，曰性命，曰氣質，曰天理，曰人欲，曰陰陽鬼神，若此等類，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，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，莫知其說者，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間，大寐之醒。至於呂、